

# 鏤銅鑄勝

盧雪燕

## 院藏清宮得勝圖銅版畫

### 前言

銅版畫起源於歐洲，最初運用在複製油畫肖像和書籍插圖。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攜來大量宗教性題材的銅版畫，因其線條優美細緻，形象生動逼真而受到注意，晚明徽州製墨名家程大約（萬曆年間人）將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所帶來的四幅宣揚天主教教義的銅版畫，〔註一〕用木板摹刻，收入《墨苑》（萬曆三十四年出版）之中，足證當時的西洋銅版畫已經受到部份人的青睞。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遵循皇帝意旨，由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6）主持繪雕的《熱河行宮三十六景》銅版組畫完成，〔註二〕銅版

畫正式成為殿版印刷的一環。

〔註三〕康熙五十八年，皇帝下令將費時十年，由傳教士分赴各地實地量測繪成的《皇輿全覽圖》製成銅版，民國十八年在瀋陽故宮所發現的四十一塊地圖銅版，據考證即馬國賢當年所刻。

乾隆時期，文治武功及於鼎盛，為志其功，紀實性繪畫，特別是戰圖的繪製尤其興盛，銅版畫不但印刷效果佳，且能夠大量複製，特別受到皇帝喜愛，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新疆準噶爾部及回部大和卓、小和卓戰事告一段落，皇帝下令繪製紫光閣功臣圖像、戰圖和詩文。二十七年（一七六二），郎世寧（Giuseppe Gastiglione，

1688-1766）受命繪製戰圖小稿十六幅，三十年，與艾啟蒙（Lgatuis Sickeltart Attiret, 1708-1780）、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安德義（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 ?-1781）完成正式圖稿四幅，由廣東通商法商帶往法國刊刻銅版，隨後其餘十二幅圖稿也在隔年分二批送往法國，七年後，十六幅銅版畫戰圖連同畫稿、銅版全部運抵中國，這就是最早，同時也是精美，最受矚目的《平定準部回部戰圖》〔註四〕。

自《平定準部回部戰圖》起，凡大型戰事結束後，皆按例刻製銅版畫，先後完成《平定兩金川得勝圖》十六幅，《平定台灣戰圖》十二幅，

《平定廓爾喀戰圖》八幅，  
《平定安南戰圖》六幅，  
《平定苗疆戰圖》十六幅，  
《平定種苗戰圖》四幅以及  
《平定回疆得勝圖》十幅共八種。<sup>〔註五〕</sup>  
目前這些銅版畫散藏各地，本院藏有七種九套，幾乎囊括所有品類，相當難得。筆者特撰此文加以介紹，並淺述其風格及諸圖間的傳承關係。

## 銅版畫基本概況

### 《平定準部回部戰圖》

《平定準部回部戰圖》，院藏兩部，一全一殘，著錄名稱為《平定回疆圖》。全函上、下錦面夾板裝潢，圖畫十六，御製序一，御製詩文十六，傅恒（？—一七七〇）、尹繼善（？—一七七二）、劉統勳（一六九九—一七七三）、阿里衮（？—一七六九）、舒赫德（一七一〇—一七七七）、于敏中（一七一四—一七七九）等人跋文一，總計三十四頁。每幅畫心縱約

五十一公分，橫約八十九·五公分。殘本存十四幅，圖畫十三（缺第八、十、十四幅），法文序一，無御製詩文，臣工跋文，每幅縱約五十三公分，橫約九十一公分。<sup>〔註六〕</sup>

### 《平定準部回部戰圖》

是最早，最精緻，同時也是惟一一部送到歐洲刊刻的銅版畫，這套戰圖的內容主要描述乾隆平定額魯特蒙古準噶爾部以及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戰事。全圖共十六幅，各圖名稱為一、「平定伊犁受降」二、「格登山斫營」三、「鄂壘札拉圖之戰」四、「和落霍漸之捷」五、「庫隴癸之戰」六、「烏什酋長獻城」七、「黑水圍解」八、「呼爾滿大捷」九、「通古思魯克之戰」十、「霍斯庫魯克之戰」十一、「阿爾楚爾之戰」十二、「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十三、「拔達山汗納款」十四、「平定回部獻俘」十五、「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十六、「凱宴成功諸將

士」。一般認為這套銅版畫是以紫光閣壁畫為藍本，由郎世寧等西洋宮廷畫家繪成可印製的圖稿分批送到法國，由當時的雕刻名家柯升（C.N. Cochin, 1715-1790）負責監督完成鑄印的，從起稿到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全部戰圖及銅版繳齊送回北京，前後超過十年時間。

現存本圖版式除法國原印本外，尚有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造辦處奉旨刷印的後印本，<sup>〔註七〕</sup>後來更仿刻出多種版本，如法人雕刻家赫爾曼（生卒年不詳）仿刻的《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十六幅（一七八三—一七八五），尺寸約為原刻本的一半。另德人沙為地（生卒年不詳）也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出版《大清國御題平定新疆戰圖》石印本三十八幅。<sup>〔註八〕</sup>法國原印本每圖下部邊緣的左邊有拉丁文原畫作者姓名和畫稿作成年代，中間有「柯升監修」字樣，右邊有雕刻者的姓名和竣工年代。當部份銅版畫第一

黑水圍解

密喇烏蘇者唐言黑水同去年我軍薄狃穴孩  
斃之未難稱雄築壘黑水待國解詎人力也

天憐憫明瑞馳驛踰月到 敏勇承恩以明瑞 考賢皇后

前鋒呂四亦向以該國情狀自禁忠考 西詢其故悚予哀悼

木抵京路著五千里疾馳踰月而王 蟻張甄數去萬三子餘人守從密塞米濟軍軍

氣壯莫肯步麴山鞠翳引水灌我我預備 送柳尋 渠洩我

營營將軍北處等預開溝 及資衆飲用益豐銃不中人

引之入河且轉資其用 中營樹何至折脈薪材充著木銳鐵獲萬億 賊

高統視鉛丸全集帶樹上我軍研木為粉翻以擊賊賊計窮

木中渴船九著億步取以擊賊賊無算 先是營內所穿井國將解乃督其中聞言為之

悵諸臣實鞠躬既復為之感

天眷信深崇敬讀

皇祖寶錄語所載曾聞我

太宗時明四縱兵來我正值大霧弥霧：敵施

火礮樹皆燬都統艾塔往祝攻四

奏敵斲止傷樹我兵曾無傷矢弓匪今伊

昔蒙

帝佑親揚

前烈勵予冲詎人力也

天憐憫大清寰海欽皇風

已卯孟夏月上游作滿筆

圖一 《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之〈黑水圍解圖詩〉



圖二 《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之〈黑水圍解圖〉





圖三 《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之〈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圖〉局部

次送至北京（乾隆三十五年）時，皇帝十分珍愛，親自題寫御製詩文，因此現存某些銅版畫上方有乾隆帝的御題詩，〔註九〕此外還有一種木刻御製詩文配上銅版畫戰圖的印本，〔註

十〕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年《國朝宮史續編》卷九十七〈圖刻〉載「御題平定伊犁圖部全圖」一份，凡三十四幅；以及《盛京典製備考》卷一載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收到「回疆一帶得勝圖」三十四篇，指的應該就是這一種。院藏三十四幅本第十二幅「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下方依稀可見拉丁文記錄，由此推測十六幅圖版應當是法國印本，詩文則是後來的木刻本。（圖一、圖二、圖三）至於另一部殘本，其紙質較薄，墨色較淡，圖畫印刷的層次感及立體感不佳，有點像是石印本，但圖幅尺寸卻不符沙為地的石印本，也不符赫爾曼仿刻本，是否為另一種印本，有待研究。該圖最珍貴之處是另附法文文字說明一幅，內容大約分成三部份，第一部份講述乾隆皇帝委



託刻製銅版畫以及法國皇家藝術學院承製的大概經過；第二部份則詳述每圖內容、圖稿繪者以及實際負責刻版的西洋雕刻師，繪圖人以安德義的六幅最多，其次是王致誠的三幅，郎世寧的兩幅，艾啟蒙的一幅以及未註出繪者四幅。刻版人為 Aliamet, Masquelier, Le Bas, de St. Aubin 等共八人。最末一段則提到實際參與雕刻的赫爾曼對這批銅版畫所提出的在圖的下方加註書寫體解釋的作法，以及這套版畫價值若干、作者住家地址等。（關於本幅原件法文說明及中譯請見文末附件）

###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

《平定金川得勝圖》十六幅，院藏兩部，皆完本，定名為《平定金川圖》。這兩部銅版畫版式相同，散幅，



羅博瓦山高四里  
 圍博瓦石城者米  
 廣博瓦石城者米  
 戶死守其間者  
 主必取將軍中  
 八旗子弟其  
 將樓心既破其力  
 倍令李勇備修  
 健郭軍勇備  
 晚將及賊軍拒傷  
 每名五下接武  
 井初傳其止至可  
 持滿五年中保  
 及至博瓦山時  
 廢除必存者  
 之強乃堪其  
 敵不攻其  
 角相跟也亦孔  
 射八則十  
 賊軍野日也其  
 此從往予五有  
 生也  
 天龍色也至不  
 兵城軍有果  
 故者建軍  
 七聯今倒子  
 注我此事  
 連軍官  
 操軍作  
 將軍阿  
 改元順  
 敵賊軍  
 詩以

圖四 《平定兩金川得勝圖》之〈攻克羅博瓦山砲圖〉



圖五 《平定台灣得勝圖》之〈枋寮之戰圖〉

枋寮武隴比  
 隣接敗後賊  
 人聚守峯頗  
 解沿山截後  
 路那防勦隊  
 出深林峰屯  
 蟻雜都喪膽  
 倡亂逞奸尔  
 悔心投海沙  
 嶼不計數大  
 四山竄待生  
 擒  
 枋寮之戰  
 戊申新正  
 御筆

圖五 《平定台灣得勝圖》之〈枋寮之戰圖〉

畫心縱約五十·七公分，橫約八十七·七公分，錦面厚紙裝裱，圖上方長方框內刻高宗御製詩，其一上下錦面夾板裝潢，其二則裱成上下兩頁（上圖畫，下白頁）開合，空頁三幅。圖名依序為一、收復小金川全境圖。二、攻克喇穆穆等處圖。三、攻克羅博瓦山礮圖。四、攻克宜喜達爾圖山梁圖。五、攻克日旁一帶礮寨圖。六、攻克康薩爾礮寨木城圖。七、攻克木思工噶克丫口等礮柵圖。八、攻克宜喜甲索等處礮卡圖。九、攻克石真噶賊礮圖。十、攻克舊則大海等處圖。十一、攻克勒烏圍圖。十二、攻克科布曲索隆古山梁等處礮寨圖。十三、攻克噶喇依圖。十四、金川平定午門受俘圖。十五、郊勞凱旋將士圖。十六、紫光閣凱宴將士圖。

清高宗兩次金川之役，第一次始於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年；第二次始於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七），止於乾隆四十一年

（一七七六）。據檔案記載，當《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最後一塊銅版送到北京之前（乾隆四十二年），由宮廷傳教士畫家賀清泰（Louis de Poitrot，一七三五—一八一四）、艾啟蒙所繪的《平定金川得勝圖》圖稿就已經完成部份，但皇帝並不滿意，認為不如法國印本《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於是令畫匠改畫原稿併繪清樣圖後，交造辦處鑄刻銅版，大約在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左右完成。（圖四）

#### 《平定台灣得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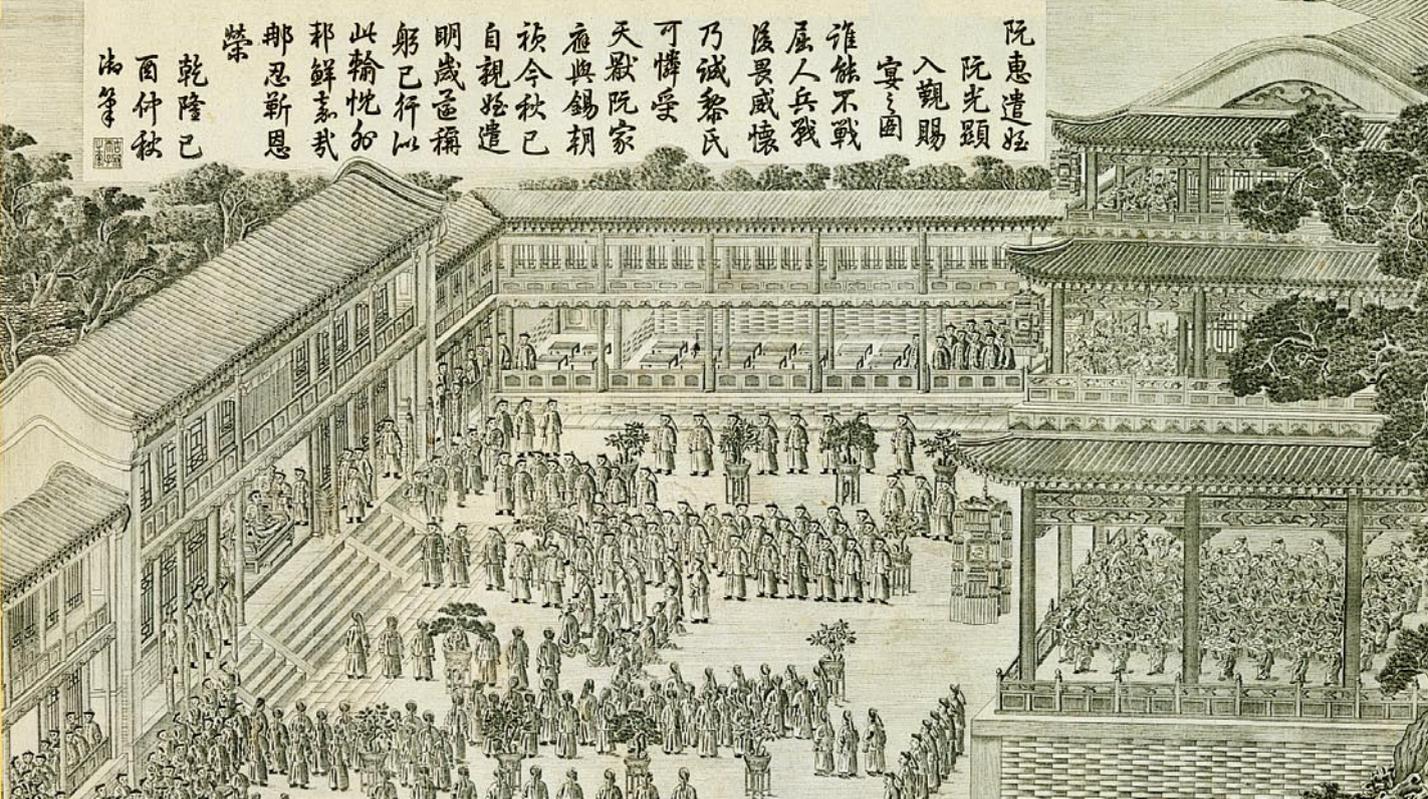
《平定台灣得勝圖》十二幅，院藏完本一部，定名為《平定台灣圖》。畫心縱約四九·八公分，橫約八五·五公分，散幅，錦面厚紙裝裱，圖上方刻高宗御製詩，內容描述清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三年（一七八六—一七八八）清政府平定台灣林爽文事件的戰況。圖名依序如下：一、諸羅解圍圖。二、大埔林之戰圖。三、斗六門之戰圖。四、大

里杙之戰圖。五、集集埔之戰圖。六、小半天之戰圖。七、生擒林爽文圖。八、大武壠之戰圖。九、枋寮之戰圖。十、生擒莊大田圖。十一、福康安返抵廈門圖。十二、賜宴凱旋諸將圖。

據檔案記載，本圖圖稿繪於乾隆五十三年，由宮廷畫家姚文瀚、楊大章、賈全、謝遂、莊豫德、黎明等畫，內府造辦處鑄刻銅版刷印，約在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間（一七九一—一七九二）完成。（圖五）

#### 《平定安南得勝圖》

《平定安南得勝圖》，總六幅，又名《平定安南戰圖》，院藏完本一部，定名為《平定安南圖》。圖畫縱約五十公分，橫約八十五公分，散幅，錦面厚紙裝裱，圖上方刻題名及高宗御製詩，內容描述乾隆五十三年安南之役戰事概況。圖名。為一、嘉觀訶戶之戰圖。二、壽昌江之戰圖。三、市球江之戰圖。四、三異



圖六 《平定安南得勝圖》之〈阮光顯入覲賜宴圖〉

柱右之戰圖。五、富良江之戰圖。六、阮光顯入覲賜宴圖。從圖繪表現阮光顯奉表到達避暑山莊，乾隆帝於山莊內的卷阿勝境召見了賜宴款待乙事推測，圖繪時間必在乾隆五十四年以後。（圖六）

###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八幅，院藏完本一部，定名《平定廓爾喀圖》。圖畫心縱約五十·五公分，橫約八十五公分，散幅，錦面厚紙裝裱，圖上方刻題名及高宗御製詩，內容描述乾隆五十六至五十七年間對廓爾喀用兵之作戰概況。各圖名為：一、攻克協布魯圖。二、攻克東覺山圖。三、攻克瑪噶爾轄爾甲圖。四、攻克濟噶圖。五、攻克熱索橋圖。六、攻克帕朗古圖。七、攻克擦木圖。八、廓爾喀陪臣至北京圖。銅版畫由內務府造辦處鑄印，約完成於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圖七）

### 《平定苗疆得勝圖》

《平定苗疆得勝圖》，總十六幅，又名《平定苗疆戰圖》、《乾隆平定湖南戰圖》，院藏完本一部，定名《平定苗疆圖》。圖畫心縱約五十公分，橫約八十六·五公分，散幅，錦面厚紙裝裱，圖上方刻題名及高宗御製詩，內容描述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圍剿苗疆（今日湘、黔、川三省之部份地區）的戰況。圖名依序為一、福康安攻解松桃之圍圖。二、福康安進剿石柳鄧圖。三、和琳進剿至湖南界分設卡隘圖。四、福康安進剿土空寨解永綏之圍圖。五、福康安攻克蘭草坪滾牛坡圖。六、福康安進攻黃瓜寨基地圖。七、福康安攻克蘇麻寨圖。八、福康安攻克茶它柳夯圖。九、福康安攻克高多寨圖。十、福康安攻克暴木山圖。十一、和琳攻克廖家衝圖。十二、收復乾州圖。十三、和琳攻克強虎哨圖。十四、明亮攻克平壠圖。

阮惠遣姪  
阮光顯  
入覲賜  
宴之圖

誰能不戰  
屈人兵戰

後畏威懷  
乃滅黎氏

可憐受  
天獸阮家

應與錫胡  
孩今秋已

自親始遣  
明歲孟稱

躬已行以  
此輸忱如

邦鮮素哉  
那忍新恩

榮  
乾隆己

百仲秋  
法筆

十五、捷來圖。十六、明亮攻克石隆寨圖。〔註十一〕

本圖由宮廷畫家馮寧（生卒年不詳）繪圖，〔註十二〕內務府造辦處鐫刻銅版刷印，時間約在乾隆六十年至嘉慶三年（一七九五—一七九八）。〔註十三〕相較於其他在國內製作的銅版畫，《平定苗疆得勝圖》不但運用西洋繪圖技法，同時採入中國傳統繪畫的「皴」法刻畫山石和表現峭立山勢，很具傳統木板版畫的韻味。

### 七、《平定種苗得勝圖》

《平定種苗得勝圖》，又名《平定雲貴得勝圖》，總四幅，院藏完本一部，定名《平定種苗圖》。圖畫心縱約五十分，橫約八十五公分，散幅，錦面厚紙裝裱，圖上方刻題名及高宗御製詩。各圖名為一、勒保奏報南籠解圍圖。二、勒保生擒王囊仙圖。三、勒保俘獲王抱羊圖。四、鄂輝奏報剿淨種苗餘黨圖。

嘉慶二年（一七九七），南籠王囊仙（一七七七—一七九七）率眾反清，清廷派雲貴總督勒保（一七四〇—一八一九）率軍前往鎮壓，亂平後，清廷令宮廷畫家繪製了一套《平定種苗圖冊》，同時由內務府造辦處鐫刻銅版刷印，按圖上乾隆御筆詩推測，完成時間約在嘉慶三年（一七九八）以後。（圖九）

圖七 《平定廓爾喀得勝圖》之〈攻克濟隴圖〉



攻克濟隴之圖

峇境濟隴西  
極邊賄求彼  
尚占依竺石  
墻木卡層；  
固據險阻堅  
震、連冒兩  
衝宵分路進  
破礮克寨一  
時全近千穢  
賊復藏地多  
害生靈亦覺  
憐

癸丑新正  
法題



攻克標木山  
逆苗吳八月之子吳廷  
權等與降苗吳龍登昇  
雲杜毅降苗窺伺營下  
節徑福康安和琳由天  
星寨一帶進剿該處山  
高洞窄懸崖陡立路遠  
又復叢雜而標木山地  
良坡均為進兵必由之  
路賊苗抗守甚堅隨  
分兵兩翼直撲標木山寨  
賊苗瞭見即分投迎拒  
我兵鎗箭齊發圍三  
四時之久漸逼頂  
木城巴圖魯侍衛  
等奮勇躍入賊賊  
無算特戰向後  
地良坡窺遠堡  
將標木山攻克  
平苗已繪戰圖  
成舊詠名魁特  
四呈補報神因  
吟四什首章  
標木化攻程  
乾隆戊午  
孟秋八月  
湯莘

圖八 《平定苗疆得勝圖》之〈福康安攻克標木山圖〉

## 諸戰圖的繪圖風格與價值

清代銅版畫戰圖的繪圖風格大約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準部回部得勝圖》。二是在中國本土製刻的《平定金川得勝圖》等其餘七種戰圖。如前面所說的，《準部回部得勝圖》圖稿由郎世寧等繪，就圖稿言，充滿「西法中國畫」的特殊趣味，也就是說「融合中國的素材，西洋繪畫的觀念，巴洛克藝術的傳統，以及中國畫的形式。」（註十四）然而因為送到法國刻版、印刷，銅版雕刻師父從未到過中國，因此雕版過程中，自然而然地改動原稿中運用勾、皴、染、點等山水畫手法所繪的山水樹石，轉而將其刻成自然、嚴謹的寫實風格，所以說《準部回部得勝圖》銅版畫是道地的西洋畫風作品，再者，其鐫刻細膩，印刷考究，堪稱十八世紀歐洲銅版畫的最高水準。

《平定金川得勝圖》等七種戰圖，多半由中國宮廷畫師繪圖，內務府造辦處承製，其

構圖、造型以及緣自西洋畫的透視技巧，基本上以《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為範本，尤其是構圖，例如《平定金川圖》之「賜宴凱旋諸將圖」，除了圖左下角多了一棵大樹外，其餘軍隊行伍，營壘軍帳幾乎完全一致。「但由於中國畫家、雕版師對西洋技法掌握不夠深入，和中國傳統畫法結合得較為生澀、牽強，未達到《平定準部回部戰圖》那樣渾然天成的境界，在觀感上略遜一籌。」（註十五）不過這是真正產自中國的銅版畫，其混合中、西畫法及運用木刻版畫技巧，亦有其獨特之處。其「綿細的筆法，重復層疊的山間樹石，以及房屋的構圖繁縟和雕刻技法來看，中國畫師、刻工顯然是在將中國固有的畫風，雕刻技法融會於銅版畫的繪刻之中，這些作品是銅版畫製作上的中西結合的成功典範。」（註

十六）就如同乾隆御製詩一般，清宮廷銅版畫戰圖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因為是紀實畫，



雲貴統帥勒保奏報剿捕  
苗匪龍圖解詩以誌事三  
十六韻  
種苗與苗其類本同既蒙  
養雖入於原非中土有種  
際楚周圖朝陽流受已知楚  
苗叛定以二年久楚苗既剿  
淨種苗龍接射必其有苗謀  
預結共運狂狡使一時官軍  
弗暇取是誠曲直理  
天恩昭鑒剝原無伐使實國  
恩負然亦有煩言左氏置苗右  
否或不無却特諒善後靖楚即發祥  
移師酌糧紅督日空青溪繞軍命掃  
芳一賊克闕嶺大略河通走絕解新城  
圍達克卡河口獲賊日款是為賊骨手  
旋由善坪進剿千賊拒守兵分兩路攻統  
道渡河陡抗兵似天降直抵南龍赴立解  
牢截圍萬戶敵聲吼飛車捷報來  
吳凱謝稽首統善用特將在均英偶  
故迂解城圍守者勞非前細披疾苦狀  
惘然心動但史民齊合務改第施恩  
厚更典錫府名典義新額茂獨情  
修戰時首允乃策搜擒弗可逆  
根拔枝易躬身兵自南來賊兵逆  
北扣夾攻各順道金魚那抖撒林  
鮮及承豐傍支分踐蹂指日空然  
疆切念恩酌放權息一歲善仍  
廣三方治軍務成咸寸衷略  
安宿屈指款時刻廿歲二十九  
春佑崇為慈便宜八七史  
乾隆丁巳閏夏  
御筆

圖九 《平定種苗得勝圖》之〈勒保奏報南龍解圍圖〉

注釋：

1. 圖題依序是「信而浮海疑而沈」（畫的是天主與彼羅的故事）、「二徒聞實」、「淫色穢氣」、「天主」。
2. 院藏《御製避暑山莊詩圖》其中的插圖即此銅版畫組。
3. 狹義地說，「殿本」指的是由武英殿修書處刊印的本子，而「殿版畫」就是清宮版畫，大部分是傳統的木製鑄刻。
4. 關於此圖名稱很多，如「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平定西域戰圖」、「平定回疆圖」、「御題平定伊犁回部全圖」、「回疆一帶得勝圖」。
5. 《平定回疆得勝圖》十幅製刻於道光十年（1830），是清宮銅版畫戰圖的最後一套，也是本院唯一未收的一套。參見翁連溪《清代宮廷版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閻輝《清代戰圖類宮廷銅版畫藝術研究》。（文載《美術研究》2006第3期，頁46-50）以及張曉光撰輯，《清代銅版戰圖全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
6. 兩套皆重新裱裝，故圖畫尺寸因裁切故並不統一。

縱然整體精神不免在歌頌皇帝的豐功偉業，有些畫甚至完全根據邊臣的奏報內容所繪（如《平定種苗得勝圖》），但畫中的山水、建築、人物則有一定的真實性。如《平定廓爾喀圖》中的建築多是石砌，而《平定苗疆圖》則多見木柵、木寨，其餘像是邊地人民的裝束，也多所著墨，可說是極具價值的圖像資料，可和文獻或實物相互印證。

總之清宮銅版畫戰圖是中西文化交流下的特殊產物，過去這些銅版畫多在宮內流傳，外人難窺其奧，目前除了《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平定苗疆得勝圖》外，其他尚未見到專題性研究，本院現已將七種九套全數拍攝，並製成數位檔在本院圖書館公開，希望能吸引各方對這些戰圖作更深入的探討。

■



## 一套十六張中國皇帝征戰銅版畫及其說明

西元一七六五年七月十三日（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下了一道諭旨，指示將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計十六張，送到法國令最好的藝術家製成銅版畫。這道諭旨同時附上了喬夫·卡夫悌隆尼（Jofeph Caffilhoni）的介紹信及四張得勝圖的圖樣；介紹信所署日期同樣為一七六五年七月十三日，收件人是藝術學院院長。介紹信及首批圖樣於同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德梅里侯爵（M. de Mery d'Arcy）轉交給皇家藝術學院院長馬利尼侯爵（M. de Marigny），其他的圖樣則於次年盡數送達。十六幅的得勝圖稿交由藝術學院史料部秘書柯升先生（M. Cochin）負責監製，其後完成的作品中有八幅出類拔萃，成為極為有名的征戰銅版畫。一七七四年（乾隆三十九年）版畫悉數製作完成，連同銅版及印製完成的上百張版畫隨同送回中國，除此之外，亦有數份送交法國皇室及皇家圖書館珍藏，因為數量極少，使得這套銅版畫更加地彌足珍貴。這套呈給中國皇帝及法國國王的版畫，圖版尺寸為縱一呎（pied）七吋（pouce）、橫兩呎九吋（pied, pouce為法國當時計算單位），採用的紙張是特別訂製的，縱兩呎六吋、橫三呎四吋半，稱之為大盧瓦（Grand Louvois）紙。

為了讓有興趣的人更清楚了解這套版畫，我們記錄了繪圖者及共同參與製作藝術家的名字。

<b>第一號版畫</b> 耶穌會教士王致誠畫簡圖 柯升監製 Masquelier刻版	<b>第二號版畫</b> 安德義、Conceptione Augustinus及教士 Apostolicus畫簡圖 柯升監製 Aliamet刻版	<b>第三號版畫</b> 郎世寧畫簡圖 1765年 柯升監製 Le Bas刻版 1771年	<b>第四號版畫</b> 柯升監製 de St. Aubin刻版 巴黎1773年
<b>第五號版畫</b> 郎世寧畫簡圖1765年 柯升監製 Le Bas刻版1769年	<b>第六號版畫</b> 安德義、Conceptione Augustinus及教士 Apostolicus畫簡圖 柯升監製 Fran Dio Nee刻版 1772年	<b>第七號版畫</b> 安德義、Romanus Augustinus及教士 Apostolicus畫簡圖 1765年 柯升監製 de St. Aubin刻版 1770年	<b>第八號版畫</b> 教士艾啟蒙畫簡圖1765年 柯升監製 Prevost刻版 1769年
<b>第九號版畫</b> 柯升監製 Le Bas刻版 1770年	<b>第十號版畫</b> 柯升監製 Prevost刻版 1774年	<b>第十一號版畫</b> 安德義、Conceptione Augustinus及教士 Apostolicus畫簡圖 柯升監製 Choffard刻版 巴黎 1772年	<b>第十二號版畫</b> 安德義、Conceptione Augustinus及教士 Apostolicus畫簡圖 柯升監製 Prevost刻版 巴黎1772年
<b>第十三號版畫</b> 安德義、Conceptione Augustinus及教士 Apostolicus畫簡圖 柯升監製 Choffard刻版 巴黎	<b>第十四號版畫</b> 王致誠畫簡圖 北京1764年 柯升監製 Le Bas刻版1774年	<b>第十五號版畫</b> 王致誠畫簡圖 北京1763年 柯升監製 Aliamet刻版	<b>第十六號版畫</b> 柯升監製 Le Bas刻版 1770年

赫爾曼（Helman）先生是夏爾特公爵（Duc de Chartres）的專屬雕版師，師承勒巴（Le Bas）先生，在版畫製作之初即參與其中，赫爾曼認為得勝圖的製作，除了在雕版鏤刻上必須將細緻紋飾表現出來外，也應滿足大眾對這十六張戰圖描畫戰役的好奇心，特別是為了皇家圖書館的珍藏方便，應使用一種簡便的模式，加以標題及解釋。因此，在每張版畫下方加註了文字的解釋，並存放在國王圖書館中。整套版畫的價值將是48tt（當時的單位計法），另將以每四個月分四次交件，每批十二件。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銅版製作都已超前，我們卻看不到編號的原因，當我們將其交付印製後，將是首批製作出的銅版。上述的說明則依據其發生順序排列，以便愛好者得以一窺其全貌。我們只需根據其編號查對，便可看到其每批交件日期。

謹記於巴黎作者家中地址：Rue St. Honore, Noailles旅館對面，及達爾鐸伯爵（Comte d'Artois）專屬雕版師龐斯（Ponce）先生家中，Rue Ste. Hyacinthe。

周柱尊譯，陸仲雁、蔡奇材審訂，康淑娟查考潤飾。

表中編號並非原圖編號，許多地名、人名推想當時是根據漢文或滿文譯成法文，一時無法還原，故並未譯出表中對十六幅版畫的描述。